

一生清白兩袖清風

金融家朱博泉傳奇

● 王文慶

促使金融業現代化

朱博泉是中國近代傳奇人物，傑出的金融家、實業家、教育家。他卅年代在上海創建中國第一個票據交換所，引領中國金融業邁向現代化。他長期在銀行工作，把中國銀行業務帶入現代管理方式，一改昔日錢莊的陋習。同時亦為上海娛樂業的鼻祖，著名的大光明戲院，他為老闆之一。他在中國創設第一個國際扶輪社分社，也是目前唯一在世曾與扶輪社創始人哈里斯 (Paul Harris) 見過面的扶輪社員，哈里斯於一九〇五年在芝加哥創設扶輪社。他一生經歷滿清、國民政府、汪偽政權及中共赤色政權四次改朝換代，今 (二〇〇〇) 年已一百零三歲，儘管他成就輝煌，忠於國家，卻被汪偽、國府及中共四次監禁

，坐了廿多年黑牢。

朱博泉於一八九八年生於江蘇蕭山縣，當時其父朱曉南為蕭山知縣，後來調升廣西藩台。清末，政治腐敗，其父棄官從商，在杭州創辦地方銀行，為一官商合資銀行，出任董事長。所以他算是出身金融世家。及長，結婚，其岳父蔣抑危則是浙江實業銀行和興業銀行的駐滬督辦，後升任實業銀行董事長，朱博泉受兩位長輩影響，青年時期，即對金融業備感興趣。

朱博泉自幼聰慧，由父親親自調教，啟蒙識字，七歲入私塾，進一步誦讀四書五經，奠定國學基礎。由於父親思想開明，他十二歲入上海西童小學，他是當時西童小學第一個，也是唯一的一個中國學生。他的辮子，就在那時候剪掉的。西童小學為清一色的男子學校，重視對學童的意

志和體能鍛煉；寒冬臘月照樣穿西裝短褲羊毛長襪，學校還經常舉辦遠足、露營、球賽等體育活動，以無畏向上的體育精神薰陶這些莘莘學子。至今，朱博泉仍十分感謝那段歲月，自認迄今仍身體健朗，思維敏捷，均為西童學校那段生涯所賜。

一九一五年，十八歲的朱博泉考進滬江大學商學系，為該校破紀錄的少年學生，在校勤奮好學，喜歡文學和體育，尤其擅長演講，為滬大演講隊隊長。一九一九年大學畢業，旋即赴美留學，進入哥倫比亞大學攻讀銀行學，次年又到美國花旗銀行實習，該行背景為基督教浸信會，富人雲集，據說洛克菲勒也是老闆之一。同時他又在紐約大學夜校深造銀行及工商管理學研究生學位。

一九二二年冬，朱博泉學成回國，立

中即被聘為浙江實業銀行副理，廿四歲的他夾著留洋的學位，立即成為京滬金融圈一顆耀目的新星。當時，中國金融業尚在起步階段，上海百分之六十至七十的外匯業務都由英商匯豐銀行包攬，據統計，僅在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五年的五年間，匯豐銀行利用我國銀行各地掛牌的差價，額外淨撈一八九萬兩銀子，年輕的朱博泉看在眼里，痛在心裡，遂萌生大改銀行制度的雄心。

銜命研究金融改革

他曾在一九二六年擔任歇業的華俄聯營道勝銀行清理委員，一九二七年任浙江實業銀行外匯部經理及董事，一九二八年任中央銀行稽核處處長，這些經歷和經驗，使他熟悉票據交換的程序和方法。於是他聯絡中國銀行的程慕灝，交通銀行的陳慕唐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楊介眉，組成工作小組，研究金融改革。這個小組因朱博泉有票據交換經驗，遂委託他成立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票據交換所。經過一番努力，這個票據交換所於一九三三年一月十日在上海香港路五十九號（今香港路十九號）一座新建的大廈中創設。這是中國

人自力設置的新型清算機構，有完善的制度和全新的交換方式，立即成為上海金融的樞紐。同時引起全國金融界的重視，南京、北京、重慶等大城市相繼仿效設置，使中國金融營運邁向新紀元。

這時，美商麥加利銀行高薪聘請他出任經理，但他一口拒絕，而出任上海銀行業設置的聯合準備委員會經理，這又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金融準備組織。這些重要的金融單位成立雖較西方遲了一百年，但卻起了預防弊端、健全運作的的作用。

曾經留美的朱博泉，看到西方成人教

育的興旺發達，甚而已有「博士後」研究生，心有戚戚。於是在滬江大學校長劉湛恩博士的支持和贊助下，利用他個人在金融界的良好關係，向業界及各大銀行募集建校基金，買下圓明園路今基督教會兩層樓的全部產業，於一九三二年成立滬江夜間大學，定名為城中區商學院，校內分設本科和專修科，設有銀行、會計、新聞、建築和外語等科系，校董會聘請他出任院長，並由他出面邀請章乃器、潘公弼等知名學者為教授，從而開創了上海乃至全國成人教育的先河。

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的「八一三淞

滬戰役」，處於戰火中的滬江大學即遷到市內與城中區商學院合併，弦歌不輟。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，作為美國教會學校的滬江大學準備停辦，校長辭職他往，信奉「教育為本」的朱博泉被推為校長，繼續上課，改名為「滬江書院」。他率領師生頂住惡勢力，勉力支撐，令近百名教職員得以照常工作不發生計，莘莘學子學業不致中斷。這是滬江大學校史上艱苦又卓越的一頁。在此期間他和後來在復興基地台灣的許多人如趙耀東、蔣彥士、朱士烈、查良鑑等都是交往頻繁的好友。

滬江學生今日遍佈全球各地，其中不乏各國各地的英才。學生們多次請他到台灣、新加坡、美國旅遊，為他做九十、百歲大壽……這是他晚年最大的安慰。

禍兮福所倚有徹悟

淞滬戰役後，上海淪為孤島，中央銀行撤遷至重慶。「中國」、「交通」銀行同時停業。朱博泉臨危授命，要力挽狂瀾，忍辱負重，所以將票據交換所維持下去，穩定上海金融市場局面，一九四〇年，汪偽政府成立偽「中央銀行」，欲拉朱博泉任行長，朱博泉斷然拒絕，為此，同年

十二月底突遭暴徒綁架，十多天後在金融界人士多方營救下才脫險虎口，在汪偽「通緝令」的追逼下，上海金融界要人一時成鳥獸散，紛紛逃離上海，唯朱博泉處心積慮地苦撐著聯合準備會與票據交換所，與汪偽政府軟磨硬抗。熬到抗戰勝利。國民政府接收清查時，面對一本本「涸涸清」的帳目，不由暗加佩服，卻還是給朱博泉扣上「經濟漢奸」的帽子，把他關進提籃橋蹲了兩年監獄，並沒收他在滬的所有財產（包括現在的宋慶齡故居、八五醫院等）。半個世紀過去了，往事重提，朱博泉淡淡一笑，抑揚頓挫地吟了一句「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，財產不是財富，生命才是財富，我十幾年的日夜操勞和應酬，得了嚴重的胃病，兩年的鐵窗生涯，卻在不打針不吃藥中治癒了，真是因禍得福呵。」

上海的大光明電影院，在上海家喻戶曉，可說是上海電影院的龍頭大哥。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開幕，一直營業鼎盛，但在一九三〇年因上演好萊塢辱華的影片引起公憤，遭到抵制，從此一蹶不振，只好在一九三一年停業，後來有位上海大亨羅根花重金重建，設備富麗堂皇，氣魄一流

，人流也旺，但羅根負債過鉅，無力償還，於一九三五年申請破產，於是朱博泉的光明地產公司以二百萬銀元買下包括「大光明」、現長江劇場、功德林素菜館和大滬跳舞廳等建築在內的十一畝地皮。

熱愛娛樂、擅長管理的朱博泉，走馬上任後，為了有力打擊美國片商（當時美片商一部卓別林片子的片租，要收百分之七十的票房收入），朱博泉與另一位何挺然先生聯合提出大光明、國泰、南京、大上海、麗都等影院實行聯營，改組成立「亞洲影院公司」，亞洲影院公司所屬影院，率先在每個座位上裝置「意譯風」，使不懂英語的觀眾，也能了解劇情。

亞洲影院公司的成立，令上海各大首輪電影院聯合起來，不再鷓蚌相爭，令美商不得不讓步，將片租帳率定在百分之五十上下。

同時，亞洲影院公司發行《亞洲影訊》，類似今日的「大眾電影」，有影星介紹、影壇瑣聞報導和新片預告的雜誌，頗受影迷歡迎。

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後，日寇入侵租界，亞洲影院公司被迫解體。

令人奇怪的是，講得一口流利英語，

自小受美國式教育，又是扶輪社社友的朱博泉，張張照片都是長衫和千層底布鞋，與一群西裝友合影，卻也十分協調。

他笑言，以前他一直穿長衫，皆因在美國留學時，穿了西裝常被人誤為日本人，這令他十分惱怒，因此他就改穿長衫。

朱博泉於一九二一年在上海結婚，育有三女，但他不太願意談及妻女，他的女兒們說他們的家庭生活幸福安詳。朱博泉自認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歲月為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七年，那時上海正在快速發展，全國安定平和，尤其在南方，非常平靜。這段時間，他擁有中國銀行高級經理的職位，住在一座有十二間房的大宅子裡。

半個上海魅力驚人

一九四九年，中共席捲大陸，初期，朱博泉生活如常，未立即有所改變，共產黨的興趣似乎在提高生產水準，朱博泉被當作民族工業家，取代了他銀行家的身分。他受邀參與全國性的棉花產業，由華北著名的企業家周志俊聘為信和紗廠總經理，信和是棉紡界走上公私合營的第一家。一九五一年，他的產業併入北五行之一的大陸銀行，他出任副總經理，一九五二年

大陸銀行公私合營後，他任「五聯總處」商業部兼聯合總部經理。

一九五三年，他又被永安郭氏家族的郭琳爽聘任為永安紡織印染公司經理。

他的「半個上海」魅力，一直持續到一九五七年。

這一年，朱博泉再次成為政治犧牲品，毛澤東的「陽謀」大鳴大放運動後，他因國民黨背景及出身小資產階級，被劃為「右派」及「反革命」分子，已屆退休年齡的他被判勞改廿一年，強制入獄勞改，負責洗刷廁所，清掃廣達數百碼的紡織廠區。勞改生涯直到一九八一年才結束，他獲得平反，恢復自由。

風暴過後朱博泉依然樂觀，從不失望，他笑著說生活不斷的改變，變好變壞，最後必雨過天晴。近年來，大陸改革開放，作為一位金融專家，朱博泉對上海的新發展未盡贊同。他舉例說，上海正在大興土木，廣建高樓大廈，這種做法，猶如教小孩未學走路先學賽跑。上海許多不動產一大半是空屋，這是投資的浪費，所以他對中國的經貿前途不表樂觀。他認為國家應鼓勵發展大型企業，只有健全的大企業，才能吸引外商及大企業家來華投資，才

有助於經濟成長。如無健全的大企業，外商豈肯來華。他認為在他的生命史，目前是承平的時候，最適合發展大規模的企業。

目前，已逾百歲的朱博泉，仍身兼數職：香港遠東銀行董事、對外經濟諮詢工作委員會副主任、遠東會計事務所名譽顧問……。

作為上海近代百名名人中尚健在的一位，他的檔案已收入上海檔案局保存。

一九九七年五月十三日，朱博泉一百歲時，北京卅二位外商、扶輪社社員邀他到北京，作他們宴會的榮譽主賓。他自左臂受傷後未離開上海一步，這次是由英國駐滬副總領事史蒂夫（Steve Smith）親至朱家護送他赴北京，並代辦一切旅行手續。宴會中，鄧小平之女畫家鄧琳亦來出席，向朱老祝壽，她是其父逝後首次的公開活動。會後，英國總領事唐偉倫親自送他回滬。

國際扶輪社在大陸迄今未獲中共官方認可，這個由西方商人組成的慈善社團無法在大陸活動，大陸的成員都在香港的扶輪社登記納入組織，他們這次禮贊朱博泉，係因他是中國最早的社員，並在一九四

九年在上海創設中國第一個扶輪社，中共建政之後，扶輪社無疾而終。

朱博泉現在住的房子，以他的聲譽似也太簡陋了，他卻住得十分安樂。

富貴如浮雲，只要每天活得有價值。有人問他，為什麼不回八五醫院和武康路的故居？

他哈哈一笑：「這麼大房子，我和女兒兩人怎麼住得了？還得要一大堆人來侍候。」

榮華財富，都是過眼煙雲。生命是一個旅程，各道風景砌成人生的版圖，每一塊都是重要的，每一塊都是用心血和生命砌成的。變動，是人生的常態，以不變的沉著的心態去應付變動，才是一種最高的境界。

有友人送了他一方印章，上面刻著八個字：「一生清白，兩袖清風」。朱博泉說，他最喜歡這枚圖章。

朱博泉已壽登期頤，對於他的長壽，他自稱：「八十歲時是體常動；腦常用；祛煩惱，不覺老。」九十歲時進一步說：「不動怒，不發愁，自得其樂。」本著這些原則，他活得越來越健康，越來越覺得年輕。